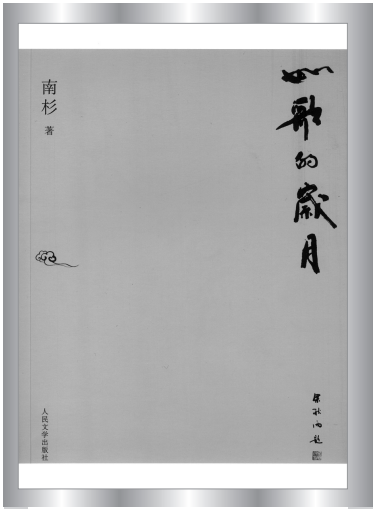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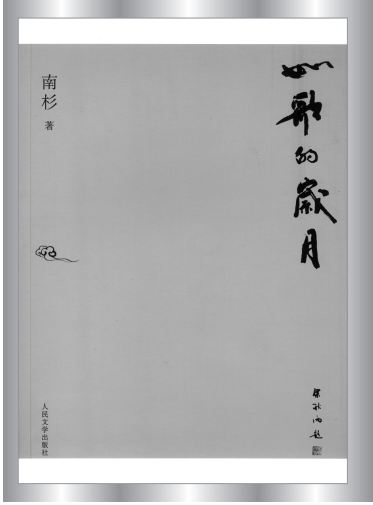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2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文学院、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如歌的岁月》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如歌的岁月》是诗人南杉的第一本诗集,收入诗人2003年到2009年的200多首新旧体诗、词。与会专家荣

梅健、张新颖、王光东、宋炳辉、马亚中、徐国源、黄河、钱锡生、陈国安、黄育海、陈实等对南杉诗歌进行了研讨。现编发其中一部分学者的评论。

——编者



《如歌的岁月》评论



关于《如歌的岁月》的点滴

□南 杉

今天聆听了各位专家对拙作的点评,受益非浅。作为一个在经济界打滚了多年的人,以前没有感受过文学圈的氛围,今天聆听了专家们的点评,感觉到文学批评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各位专家对我的诗歌理解的都很中肯、深刻,批评也很独到、精确,将我诗歌创作的原初想法、常用的意象、缺点,都点评到了。

当初写诗,没想过出版,但我有积累自己文章的习惯——这本诗集就是7年积累的产物。在和栾梅健教授、张新颖教授交往的过程中才萌生了出版的想法。我最初是以业余的,纯粹为了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方式,面对自己而非公众的态度来写作的。这本诗集记录了我创业的全过程,贯穿了7年来事业、感情(亲情、友情、爱情)等各方面,如第一首《壮志雄心》就是在公司成立股东大会召开的那晚写的。我的诗集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诗集记录了我的人生旅程

我一直是文学爱好者,在小学、初中时就写过诗并粘贴成册,对文学一直情有独钟,像是命运中的牵挂,但真正把写诗上升到较正式的、一定的规格来对待,是从出版这本诗集开始的。

我经历了很多职业、很多地方,与同龄人相比有更多的记忆,所以我的感悟也会多一些。我毕业后分在县里工作,任基层领导,后来从湖南到北京读书。在北京毕业后我面临两个选择:回家乡继续从政;留在北京。我选择了留在北京,在国家部委工作了8年。一次偶然,给了我重组当时快倒闭的一家江苏公司的机会。在部委的工作前途是明确的,人生像是固定的格式,每天忙得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有些沉闷。从北京到了江苏经商,我经过8年的努力,使目前公司发展良好,连续多年利税进入全国企业百强。

从湖南辗转到北京,再到江苏再到上海,下海挽救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再把公司做大做强,这些都是对我本人的挑战和洗礼,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我的这些诗串起来,就是我奋斗8年来最感动、最痛苦、最开心的悲欢离合的凝结。我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是这8年在江苏奋斗的日子,江苏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我从上海坐车到常州办公、经过苏州、无锡,烟雨朦胧的江南景色让我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江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我相融。诗集就是我这8年人生的缩影。

诗集是我人生态度的体现

我一直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过程,往前看,逝去的时间很短暂;往后看,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就像我有首诗写到的“回头看总是很短,往前看总是很长”。人生很短,我们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对社会都要用宽容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自己也要以展示自己的,在人生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态度来对待。在我们公司从涅槃到重生,从平稳发展到逐步辉煌的过程中,我也需要以诗歌的方式来寄托我个人的情感。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是个多愁善感但又有英雄气概的矛盾体。在管理公司,处理业务上雷厉风行,但是在感情世界里,我内心细腻、优柔寡断。我丰富的感情使我与诗歌结缘,如果我只是一个好的企业家,能理财能挣钱,但是抓不住灵感,抓不住强烈的感情,那么也不会有这本诗集。诗歌演绎我自己的生活,人生如孤鸿,激发了我与诗歌的缘分,让瞬间的灵感变成文字。诗集是我感情最纯粹的流露,是我文学的处女作,展示的是最纯粹

的自我,是我性格的写真。

我的性格决定了诗集的风格

我们公司一直标榜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企业文化,上下级之间没有隔阂没有界限。公司这几年能发展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的企业文化在行业里面首屈一指,我对他人始终是真诚的,在写作中,我也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对事业、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如何平衡写作与理财,赚钱与精神享受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很多人都说我精力过剩,我尝试过很多表达感情的方式,我有三大爱好:一是写歌曲,二是诗歌,三是书法。

文学创作方面,我尝试过写小说,但小说创作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痛苦而艰难,是一个灵魂出窍的过程。投入时自己会沉浸到小说中去,与主人公一起喜怒哀乐,创作过程也很漫长,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保留了诗歌创作作为我表达情感的方式。诗歌和歌曲都是瞬间灵感的爆发,抓住了灵感变成文字。我绝大部分的诗歌都是在旅途中诞生的,不会影响我正常的工作。

我们公司的理财业务在全行业排第一,事实证明,事业上的成功和诗歌创作是没有冲突的。诗歌创作对理财其实是有促进作用的。我一再向我的管理团队讲,我们搞财经、做股票的人应该去学点文学。有了文学的浪漫、思想开阔,才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好点子、好境界。比如毛泽东,他既是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个伟大的诗人,诗歌创作开阔了他的思维,他打了很多漂亮的胜仗。如果我们仅仅关注股票上的曲线、数字,就会被这些局限,股市稍有波动就赶紧撤离,没有浪漫的冒险精神,没有追逐利益的冲动,我们如何做得好财经?我们做股票做投资是和想象力有关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虽然不正确,但没有逐利的冲动如何在股市中取胜?

我较崇尚且认为评价一个人有没有前途,要看他有没有灵气,有没有别人没有的丰富想象。这就需要文学、诗歌来做支撑、铺垫。任何事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学,否则我们今天就是报告会了。所以我們不是刻意去把自己打造成贵族,刻意去做学问,但创造财富一定要有想象力、创造力,用文化做支撑。

关于我诗歌里的爱情描写,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的诗歌写爱情、写对人生的思考。我曾从政,经常考虑国家的命运。我则看过《山楂树之恋》,特别感动。我也是个感性的人,虽然在公司我很严肃,但内心其实较多愁善感。在纯粹的美的东西面前,如果不感动,那就只是个被社会物化的人了。现在的社会能给人以信仰、精神的东西少,真正理解什么是爱,能在爱的面前痛哭流涕,就是个纯粹的人。身边很多朋友有能力,生活富裕了精神上却很空虚、困惑。我不想做空虚的人,所以尽可能去拓展爱好。

在努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在精神世界里筑起自己的长城,更加坚定、有信心地去努力工作贡献国家,去拥有爱、感受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能留下自己的痕迹,哪怕痛苦、迷茫过,却是值得的,就像《山楂树之恋》的两个主角在一起虽短暂,却是带着爱,带着依恋分开的。我们应该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去尝试很多东西,去感受爱,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未来、人生,不要为了金钱和物质迷失自己,失去精神。对我们搞财经的人来说,赚钱很容易,难得的是安放自己的灵魂。希望将来中国能出现财富和精神联姻的文艺复兴。

“三十功名化尘土,只身东海聚英豪。敢与春风斗法度,不取朝阳誓不还。万里长征辛已矣,苍海横流风雨急。愿与夸父同追日,不畏生死痛笑行”(《壮志雄心》)。他以“士”的身份,告别“官人”生涯及其未来的人生期许,壮士断腕,下海为“商”,其间的心灵纠结肯定是壮且悲的:斗春风、战朝阳、追日月、轻生死,何其豪哉!

七年创业,南杉与他的企业一起由蚕到蛹到蝶,双双剧烈飞升,从最初的为了一个50万的财务顾问项目都要亲自奔驰千里到后来每年缴税金10亿元以上,自然是“仰天望,看东海雄风,狂澜万丈”,自然是“气魄好似云中虎,胆量可比东海龙。豪情万丈冲日月,笑傲群山一小虫。挥刀便写英雄意,举剑又书武士情”。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一直以“士魂商才”为文化根基;“治生”只是手段,“读书”只是工具,只有“功名”才是目的。所以“经济资本”极大地拥有后,这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士”的情怀,对“文化资本”的无限钟情就催生了:“心气好似云中雁,傲骨需经风雪寒。千古功成花笑月,定付春水归故园”,功成身退的“士人”梦想,包含着人生的几多期许。

事业成功如南杉者也难免悲由心生。“人生烟雨逝如梦,粉墨春秋一瞬间”(《一曲邀天长》),写人生短暂如梦之悲;“人生自古多遗憾,英雄短了凡心”(《难、难、难》),写创业成功外的诸多遗憾,也是悲;而时有的“病”又加剧了诗人的这种生命体验:“长征未完,强打精神重起航”。随之英雄也难免有了柔情:“推纱一望群山碧,岸边美人娇欲滴”,“坐看风轻云淡,近听鸣虫语雀”(《阳澄湖畔》)。值得关注的是浅吟低唱多是在企业成功之后,如《午夜的街头》《人生若非初相见》《青春万岁》《如歌的岁月》《乡愁》等等,它们或感喟青春易逝、爱情易变;或感叹人生的无奈无望,去国离乡的情愁。一条条牵系着我们心头最软、最甜、最酸的一线,在岁月的大风中拽动高飞的风筝,激起浅浅的美丽与忧伤。

诗歌,正是诗人南杉把握整个世界的温柔姿容。《如歌的岁月》的“经验诗学”的特质,也正是我们把握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精神史心灵史的一个温柔姿容。

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在《湘夫人》一诗中,描绘了一幅湘君与夫人互相追求却终于不遇的苦恋场景: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清秋景色,映现的是一个美妙而略带轻愁的意境,弥漫着湘君久候夫人不来所勾起的怅惘。这是一曲韵味隽永、语带伤感的恋歌,常为后人所咏叹、称道。

然而如果将《湘夫人》仅仅理解为一首爱情诗则又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后来研究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屈原的诗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形成了屈原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以驾车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以婚约比君臣遇合,以香草比高洁,以美人比理想……众多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得《离骚》《九歌》等篇显得意蕴饱满、形象生动,散发着持久的艺术韵味。

屈原以降,诸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诗篇,以及后来诸多的咏史、咏怀和感遇之作,都采用比兴手法,明显受到屈原艺术技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香草”、“美人”已不仅是一个实指的具体事物,而是承载起了更多的诗歌信息与艺术密码。由此,也使中国的诗歌欣赏带有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与陈毅等人探讨自“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成就时,认为大都味同嚼蜡,“迄无成功”,而其主要病根在于忽视比兴,流于俗白。他的观点尽管有些片面,然而对“忽视比兴”的认识可谓是说中了要害。

屈原、毛泽东都受到了古代楚文化的熏陶。

香草美人 寄情千里

□栾梅健

古代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时,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而古代楚辞,也大都文辞繁丽,内涵复杂,情感丰富,多用比兴。而在诗词创作中,屈原的瑰丽纵恣和毛泽东的雄浑磅礴,总体上不同于北方文人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

《如歌的岁月》收录了作者自2003年以来的二百余首作品。这7年正是南杉先生筚路蓝缕、开荒拓地的奋斗岁月。表现到文艺作品中,似乎留下的应该都是跃马扬鞭、沙场征战、疆场厮杀的壮丽画面,然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也有少许儿女情长、唧唧我我、旧愁新恨的缠绵景象。“朝朝暮暮泪柔弱,粉黛佳人胭脂潜”(《梅雨》),“幸有美人怜吾病,执手相守成白翁”(《世纪公园夜游》),“谁家女子窗前望,孤灯映照愁煞人”(《夜归》)……

这里的“佳人”、“美人”、“女子”等应该如何理解呢?

显然她们俱不是实指,而应理解为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与执著的信念。在诗人的现代体诗歌中,“爱情已被撕裂/在你海嘞般的怒吼中/瑟瑟发抖……”(《爱情迷途》),读者自也不应拘泥于爱情的本意,而是应想起股市的潮涨潮落和全球的金融海啸。而“望着那静静的河/和沉默的山/不知我心爱的人儿/你在何方……”(《淡淡的哀愁》),读者联想到的,就应该是诗人在创业途中的坚持与索求了。

“比兴”比起直白的语言表达,它更富有张力,富有意境,富有艺术感。南杉先生自谦不是专业诗人,有的只是“个性化”的自我抒写。然而,在这“个性化”中,他竟不自觉地浸染了楚湘文化的影响,并接续了我国古代诗词中香草美人、托物取譬的优秀传统。

而这,正应该是人们阅读《如歌的岁月》的一把钥匙吧。

书写诗意的历史

□陈致静

烙印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意识,浸透着作者的忧患和思考。

“雄关漫漫何所惧,笑谈人生一百年”(《人生》)。那种张扬着自信心和荣耀感的诗学命意酣畅淋漓:“一声叹息消豪气,二三蝉吮应人怜”(《寒秋》)。一颗落寞的灵魂,也有着坦荡的温柔和抒情的气度:“青灯古佛千年寺,木鱼沉沉层屋香。生也茫茫,死也茫茫”(《上海滩》)。生命的叹息,旷古的伤感,更是让人倍感内心空茫酸楚……那些来自生命深处的苦楚与挣扎、生存经验、日常空间被有效地整合在他的诗句中,平实而缠绕,蕴藏着一一种智者的从容和豁达。

三

在如今的大众文化时代,诗歌不必一脸严肃、满身痛苦地纠结于人类终极、人文关怀等宏大命题,那么它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和使命职责?第三辑的新诗,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选择。司马迁说:“情动于中,故形成声”,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心灵的艺术,南杉将内在生命的律动和富有想象力的自由注入诗句,自然率真、摇曳多姿,并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有致,显示其回旋震荡的节奏与旋律,营造出诗歌表达的张力,诗人的生命激情和思考也完全显露出来,让我们在诗行中遥望到那个时代的理想精神和充盈其间生命诗意。

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歌颂,对理想和事业的壮志雄心,对时光和故乡的温情眺望构成了该辑的主题,融入其间的是奔放而热烈的生命意志的喧哗与冲动。在最平凡和最常态的景致中,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事物内在的静美和意味无穷的深远。这份诗意源于思想源于情感,源于深沉也源于朴素,在喧嚣浮躁的商业年代,诗人能够以澄澈之心,用心打捞生命应有的浪漫和激情,坚守诗歌的抒情本质,就如道出自然与生命本真的柔濮之音,天然而悠远。

苍黄草木,逝者如斯,一次次虔诚回望,一次次慷慨登程,在“如歌的岁月”中,南杉寓绚于素,隐繁于简的诗歌风格、触及一代人的心灵和记忆,也写出了人生所应具有温厚与宽容、寂寞与坚守及那份不可或缺的诗意。

通过南杉的诗歌可以对他这个人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诗集体现出文学最初的心动和表达。把他作为一个投资人的经验和诗歌中透露的生命的完整状态连接起来以后,让人非常敬佩。南杉先生在写第二本诗集,如果能把这种对文学的体悟和表达贯注下去,非常可贵。写作的艺术和技术可以不断精进,但写作者与文学相处的方式,是将其作为人生存在的可能性表达的,而不像圈子里的写作者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看一个诗人是否有写作特点,在未來写作空间中是否有精进的可能性,主要看他在已有的写作中是否有标志性的意象。南杉诗歌中多次出现:山崖上的小草,山崖上的一朵蒲公英,悬崖上的一棵草等等。这个意象体现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对生命的感悟,他对生命有非常谦卑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超脱忙乱繁杂的现实,真正沉静下来,反观、体悟生命的种种可能性。尽管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他在心态上能收得住,沉得下来,这是一个诗人非常好的特质。古典诗和现代诗在诗集的三个部分中是有一个过程,重心从词到律诗到自由诗。在2008和2009年所写的诗中,新诗占很大比重,旧体词已经没有了,最后一首旧体词是2007年写的。在旧体词中,他也没有完全被程式框住,比如《水调歌头·来去》中写到“小子正年少,千里驱单骑”,写得非常清新,可以看到他正在发展,正在开拓新的人生境界。未来,我们对南杉有很多期待。

□宋炳辉

把握世界的温柔姿容

□黄河

把握世界的温柔姿容

不多;能在肉体之外、财富之上,悟透“富贵如浮云,红尘似幻影”(《人生感悟》),进入人的灵魂,向着文化资本的纵深掘进,用灵性将生命涂抹在如歌岁月上的风流之士也不多。所以南杉抒情诗在文学内外表征出的功用就很可贵了。

南杉具有“第一义”的抒情歌唱,在张扬出他个人的生命哲学、人生宗教和性格精神之外,也是当代企业家心灵的艺术造型,张扬着他们创业精神的心灵史;扩展企业家们开疆拓土的想象力,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南杉抒情诗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二元建构:刚、柔缠绕,悲、壮相携。七年创业,“霹雳惊天风云起,壮士急行三万里”(《风云起》),南杉骑着辛弃疾词的铁马,挥动苏东坡诗的金戈南征北战:

精神的寻找

发现和表达

□王光东

读完这本诗集后,我很感动。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文学走入了欲望化的误区。对人与物质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表达在今天的文学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诗集体现的一种精神,值得我们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文学的人深思。南杉的诗歌很单纯,表达的情感也很单纯,是他对情感的理解。物质化的时代,还有对精神的寻找、发现和表达,对每个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南杉诗集中表达出的这种精神和情感,我们的专业写作者未必会这么纯粹。第二个感受,实际上这本诗集所表达的经验,虽然不能说非常丰富美好,但是这种最初的经验对文学来讲至关重要。前不久应出版社之邀,我把2000年以来的中短篇小说翻了一遍,发现一个问题,这十年的文学,专业作家写的好中短篇小说很少,反而是业余作者写得比较好。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业余作者写作中的原初经验,是他与这个时代,与自己的人生密切相关的,从文学技巧来讲,可能还不太成熟,但却让人很感动。南杉先生诗集中最初的经验 and 最初的感动,在很多专业作家那里是欠缺的。

体悟生命的可能